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翁瓊探

龍邪

國朝典故八十四

吳郡劉曰

欽謨纂

咸化伍年六月初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禮
致奠既歸有一邪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鏡上圍質青白微具五
色又多鬣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
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
何祥也或曰龍邪吾聞隆龍有胎未聞邪生或曰蛇以邪生此
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過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
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河見龍邪主大水又聞前一日邪遂開封



1958.0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花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華
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花豈以正其色獨立不伍衆
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
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花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
屏弘農峭崿諸山時正秋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登水厓
籬落皆黃菊大如錢繁生莽然乃悟河南為中州得風氣
之正黃為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
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

致與則其獨見速十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
仲光博學能文隱于壁姚公過之賓不為禮姚公笑而退
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扇伴狂踞坐姚公上與
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泊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
又有俞真木者姚公以米脫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
大守所脫勉為之受他日真木見姚公姚公言脫米事真
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隣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脫均也
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真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

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大守也大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
得諸府然大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
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
遂抗言曰大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
就請賓位姚公許諾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公即
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市中繼
忠之壻曰宋昌喬其年書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時所
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與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慮

之曰老員比果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
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
而始成之臨川轟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
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
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
因譏諱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
聯云鏡中白髮難鏡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索
在百年公論蓋棺遂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
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
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祁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

使隘者聞之將必以議 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
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孫睿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
有大畧嘗閱師復舟山伯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
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斜直之勢
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十人為伍必
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
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
人者相顧應四人使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

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
法又倍而成伍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五
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
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
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
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摠二千五
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于中軍主將一人之命其下由
五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
餘人如是豈有總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
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口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

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門自得為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精天質甚美為文不厲草項刻教于言不難一時才名大噪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璣汝玉閩有王稱孟揚常有王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知後希範以侍讀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儼處士胡棋于五星聚奎之下苦以其評為棋發者公為為棋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

高允辯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藉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文因是修正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

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汝玉汝玉撰既上

覽之益喜時黃文簡非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簡公叩首言汝玉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

字

伯律尚書靖安人始由小史事呂尚書

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特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真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官鍾何乃舉朕官官文真公對曰與王真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擢用鍾意立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大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忠愛竊執勢

家侈恣不法者主杖殺之吏民大驚奉命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丐給於是平賦詩頌都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賀款薦其才子朝會有以匿名書致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喜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連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史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關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士為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未慰由叟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早歸未規明年特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真公贈鍾以詩有曰十年不規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歎年鍾辛吏民多重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

見張修撰洪所著傳

楊公真公屬士

楊文真公^士 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

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請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故名榮承豐人仕至少詹事無待讀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

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眾以于登應詔御試天馬歌于登之文先成文多溜亮士人後成詞復塞溢上立賜于登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于登寵過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曰官磨不少歲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箒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言禍

唐劉蕡對策言閭宦事第策官馮宿等畏禍不敢取蕡終被宦人誣以罪謫死柳州宋祁修新唐書病蕡疏大並曰蕡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舒患矣夫



當是時帝已制于宦人雖宰相進退莫不因其好惡若何
由得以忠結上邪此與論賈誼謂當先結灌降而後可陳
治安者同一揆也夫君子之言事從不從聽諸人成不成
歸之天不昌于廷使帝與相自擇之而款先結主甚則為
李訓之徒矣豈君子之道哉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執持已甚嚴過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
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嬭
朝服端坐寂無一言侍數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竟
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未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

偉之節惟恃公蹟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
世考此是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

朝廷修英廟實錄役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卒生年月逆
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讀劉公益于始舉進士以擲曲上謁喻年公始報禮生
定言年來老嫻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
報之此雖遲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任翰
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

成玉汝時為贊善日為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達成如此今翰林具吾中三二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瀚然東驚其色正黃視街衢妬柘染然土沾人手而洒洒如濕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窗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惺惺如絳紗室內入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聞朗雷時人相顧

慘俱時方潤雨百計禱之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尤甚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乃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以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其麟岡見大塚數十皆被發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



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巷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究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予問皆大石何從來曰在十里河塚中所強爾余備竹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是殺牛馬于大馱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于使人居之乃皆并道傍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高陽府微蓋護衛軍也皆坐律發塚殺牛宜小事乃猶敢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

酒不嘯結況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迂職聊自嘆息而已

金侍郎珠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蓋珠遇甚矣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祭陽人嘗

遇崔信明江中謂曰文公有楓落吳江吟願見其餘信明
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末終曰所見不迨所聞投諸水引舟
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
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荅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
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
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
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故大慰但恨不見替
人云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鄒御史
亮作三麥詩一言蘇平其二言馮公子曰馮家公子善參
謝好似蜂蜂撼大樹文章光韻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

其三言劉草臆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馮各儻勸字公
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儻勸名
乃候拜之坐定端學質所爲詩儻勸始曰可中而儻終
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踴去予戲之曰向有人
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儻勸曰吾詩正
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
臆名溥字原溥常爲謫寓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衆
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憲曰不聞
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已草憲怒曰不讀二萬卷
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者蓋指謫寓如白雲常在



則謂之老亦無害昔人題李老谷園有駉駉夜吼青雲
老之句予在京嘗與胤勣同過草憲胤勣執禮甚公携
八時就評草廳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胤勣曰北京入
景詩草廳曰此在當時胡公榜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
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己也胤勣
曰第讀之草廳為讀一首即以還曰不知多又言公與楊
帥作白鷗詩殊不加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鷗詩如公之
作直學諫詩耳草廳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權舟入
御樓剪取白羅飛綉幕旗竿十丈掛胡頭胤勣大稱服此
頗近誇而誇者亦復自屈于誇者要以遇其敵而然也

時有晏輝王洙及平寧謂之十才子

木水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予自西華抵扶溝明且作堂上見有若竊
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
甚怪問與皂此何物曰樹孝也曰檢玉筭集有云米稜未
稼連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
卒大人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陽

平初不識白陽及來河南巡行郡邑嘗出北邱經平疇入山谷
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陽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



不為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栢故人多不識白陽蓋其種
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
悲慘陝隴南山谷尤多高可三二百尺圍可丈尺 直端
美用為寺觀材久則疏裂不如松材動實也

冬鼠

唐盧藏用用第若虛多才博學龍西辛怡諫為職方人有獲異
鼠者額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貙鼠而賦之若虛曰非
也此許慎所謂鼠額文而形小一坐驚豚予在虞衡時
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如小似鼠而大形全類
虎共色黃而斑黑正類額文室所謂冬鼠鼠而俗謂之石虎

邪

集覽多悞

瞿宗古為集覽錫誤陳伯濟為集覽正誤二書皆不可廢朱子
綱目所刺與題要本多不同今江克寬考異徐昭文辯正
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款以此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
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而外以讀書參酌先儒所論并楊
應夫文獻等書附為小注庶為讀史一助然未暇也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
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乘有典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



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有播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為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乎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令人借使罷置人亦有無官劾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為一代名筆嘗退朝默園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為應有同行者曰默公呼公孟端曰吾聞之心共與吾索畫耳默退及之果云孟端亦不答默國又造其弟數年始作一幅曰吳不可直寄默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

觀孟端之持畫亦可以自愧矣

求免自警

慎則免侮謙則免妬默則免惡應則免禍勤則免慢此五者廢一焉求免不可得也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間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如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之今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皆有天興六年六月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總副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皆有天興六年二月行



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壹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除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蔡堤得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是當同一時也我

朝凡印章每字篆壹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詩良醞酒二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渴東谷微從予索之詩曰蒸旬無酒飲詩腹手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寄至其第見其履事春聯曰東坡居足休題杖

南郭先生且溢竿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針不忘君蓋東谷嘗從典濟伯禮部尚書楊文定公善奉迎鑿與故云其東偏曰雙柱南山笏開關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款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蓋

首微稜下有紀長可二尺闊僅及寸背嵌銀作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丹彝字四字面嵌銀題榭枝難斷倭巨頭碎脂翻成百陪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元宋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關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在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
重長數丈尾微曲項不見忽又重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
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
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團者其首
尾莫可辨惟身隱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
其下如一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關雲

守宮詩

湯胤勛與子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之記得其
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得容易守時難駕

鶯亭斷腸堪冷嘶蟬
冤消血未乾
榴子色分金
劍晚落花
光映玉鞵寒
何時試捲香羅袖
笑語東君子
細看予讀予
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李商隱公諫
俊為參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
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
公諫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有胡人牧馬城下者公諫怒即勅兵赴之既
接戰而胡人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

朝廷賜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輕輕發願不謂之奇男子邪

二十八宿

文朝喜任文學嘗與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讀書親課



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忱持奏言願入選
然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凡二十九人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
人專習篆獻書以黃文簡公淮頌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
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令翰林有五墨匠
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僭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榻
頗逼真

上曰卿嘗持其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

上覽之喜甚日公曰此何卿人對曰趙陳剛中之裔也

上聞剛中名改容先之曰有令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

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
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
書未久為中書舍人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刺客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王帶欲之而不可
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辛瑜垣隱未聞見其夫
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死
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此與晉使鉅鹿刺趙有事相侑者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
婦皆足以感人蓋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例用印

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司印以追兵此忠于國者也五代李穀魏
王繼茂召書吏登樓去梯以黃紙作詔倒用都統印諭諸
軍統郭崇勳此何等舉措卒之難友道死穀後亦族誅天
道好還有如此者

讀書錄

薛文清公曰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
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
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
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平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况公刻于郡庠表鈇作序以為王庶熙陽
作言熙陽登沔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為
霍州學移文于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著孟子中有其訂
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生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
陽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辨四書詳
說為其所著可也言熙陽生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屬譜

未鈇續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樓之間與之
作扶譜



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尤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候王將相而未歷代封謚諡勅名人序文具其初見之甚言徐考之乃多絃屬作者絃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為其知府所突破其產人四竄避去而絃亦不復來吳

詩識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于始入吳縣學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為春秋魁第四名張猷第十一施崇第十五既而赴會試崇作詩留別其詞有四紅雲紫霧三十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蝶云莫怪風前多落

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秋元及第



聊耶漫抄

國朝典故八十五

衡耶 文林 撰

太祖高皇帝於時悟縣靈跡聊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
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圖文許不
生章

和州城隍廟額曰

勅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齋老曰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
文云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
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惡為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